

刊叢學文

膀翅的色金

復 單

社版出活生化文

840
D078

金翅的膀

單復

有版權

金色的翅膀

單復作

定價金圓八角五分

發行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路一弄八號
重慶國民路一四五號

印刷

文化生活出版社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第十集

共六十冊

山野	艾蕪	切夢刀	李健吾
苦旱	林蒲	生之勝利	方敬
馬和放馬的人	李白鳳	碑下隨筆	繆崇羣
邂逅集	汪會祺	楚音	一文
遠近	阿湛	短篇	巴金
生	靳以	短篇	黃宗江
秋葉集	海岑	大團圓	鄭敏
金色的翅膀	單復	詩集	陳敬容
		盈盈集	詩歌
			戲劇
			書信
			散文
			散文
			散文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四月初版

目次

第一輯

替……………三

望夫塔……………一三

海島上……………一八

長烟管……………二六

上水船……………三三

一條龍蝦……………四〇

第二輯

都妮姑娘……………五一

第三輯

○ 山野間……………六七

○ 金色的翅膀……………八一

○ 神與郎中……………八七

○ 憂鬱的僑邨……………九九

○ 渴念……………一〇六

第四輯

○ 悼念陸蠡師……………一一三

○ 理想的化身……………一二一

○ 啓示……………一二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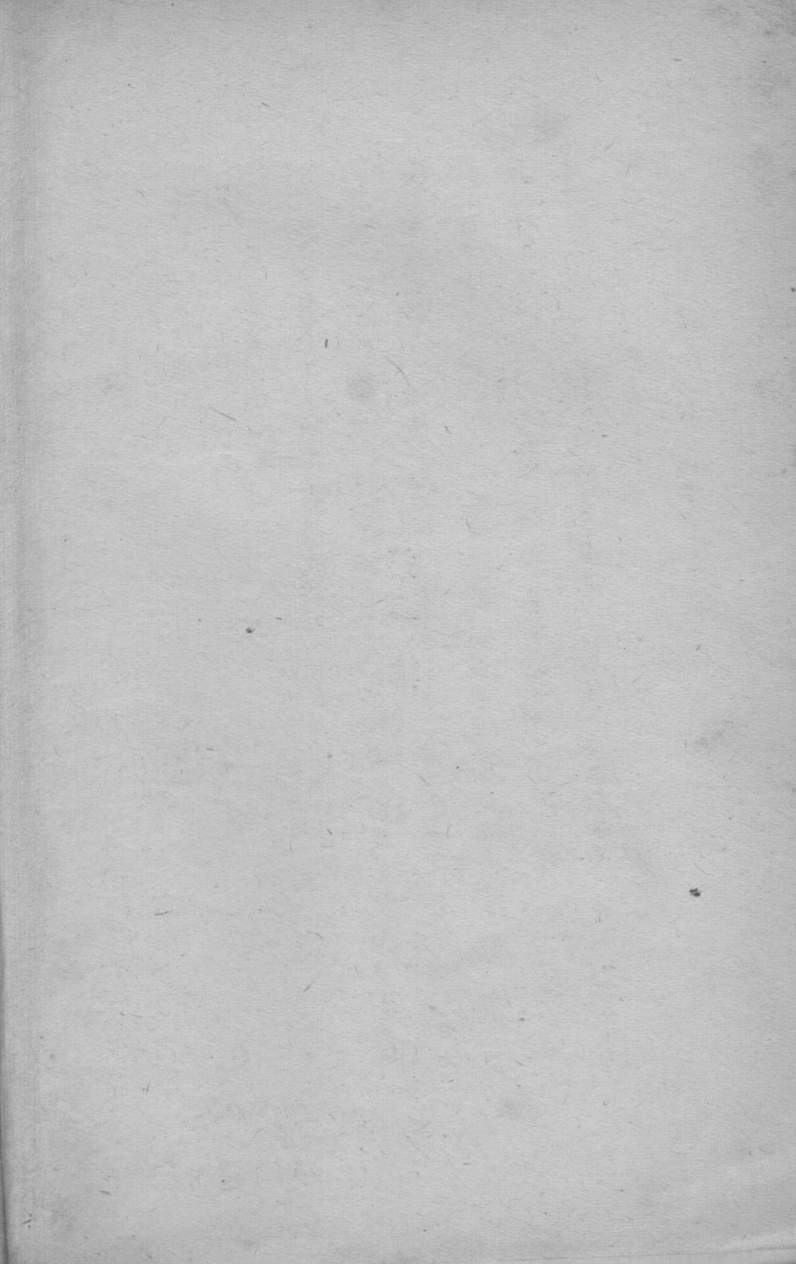
○ 耶穌的工作……………一四〇

○ 我們……………一四八

第五輯

生命·····	一五五
寒夜·····	一六〇
初雪·····	一六五
琵琶和洞簫·····	一六九
春天裏的殘花·····	一七四

第一輯



替

鄉村的故事

讓縈思底觸手，來輕啟記憶的柴扉，我將爲你講隻池子的故事。

在一株葱鬱龍鍾的古榕的陰翳下，靜靜地睡着一面鏡子。透過葉隙裏篩漏下來的太陽光，如朵朵梅花，凋零在綠苔上，你也許會疑心，這是林中女神曉妝才罷，懶得收拾的一面梳粧鏡。梅花則是她尙未簪上鬢邊的飾物。你正猜疑；一片無聲的落葉釋去了你心上的謎。瞧：鏡面打皺了，一環環的漪漣攤展開去，又悄悄的吻着岸石消逝；就像是一縷無痕的夢。這時你會驚訝地說：

『唔！原來是個清淨的池子！』

『簌簌』一尾魚兒浮上來，在鏡面上喋喋，噙住了一枚枯葉，鏡面上冒出了一連串銀色的水波。於是，你將走向前去，池子裏清清楚楚的映着你的影子，照出你下巴上根根絡鬚；你悵然而佇立了。輕嘆年月蹉跎，更深愁鬢角那一抹白霜！憂鬱像曉春乳色的薄霧，瀰漫在翠色的原野上一般的瀰漫住你底眉尖。從此，你時常徘徊了，在黃昏時寂寂的池邊，讓落日曳長了你本就消瘦的影子。

我要說的，就是這樣的一個池子；幽靜，明澈，沁涼，使我膽敢偷喻那颯颯深秋的子夜，高鑲在天鵝絨的長空上皎潔的皓月。

說是一個三月杪的黃昏，子規在池畔啼血。晚春是一杯酸酒，一點一滴地給你注入了悶，愁。爲了或種的悵鬱，柳家的娟姑兒，攜上了一隻柳條兒編成的衣籃，到這池子裏來浣洗。池水輕柔地偷吻她那鵝卵兒似的渾圓的腳踵；低低地響着泊泊的唇音。她彎下腰肢。懶懶的搗着件內衣。杵聲濺起了

絲絲皂沫，在暮靄底透明的空中開了美麗的水花。池心裏倒映着夜空的第一顆星星。一瓣金色的月牙兒，泊在蒼茫的天海裏。時光在杵聲中滑過，已是掌燈時分，該歸去了。娟姑兒立了起來，覺得一陣虛弱的暈眩，眼前像有幾千萬隻金閃閃的蚊兒，在空中交織着一襲輝煌燦爛的錦衣。待她定一定神，理好了鬆亂的髮絲，衣籃裏的一件白衣，已經神祕的，像給一縷無痕的絲拽住，半浮半沉的游了下去。她慌忙涉下一級級浸浴在水裏的踏石，伸着兩支臂膀；趕着追撈那件白衣，漸漸地，漸漸地，它浮到池心，這少女也滅了頂。

『太慘了！』我知道你會這樣喃喃起來的。但讓我再講下去吧。

從這日子起，池子就永遠縈着一池春水。綠波上老是浮泳着一隻白鵝，牠『哦！哦！哦！』的悲呻着，像是在向你訴說無限心事。

也是一個黃昏，這已是梅子上市的時節了。一個牧童正在草地上放牧。

晚風給你吹來了『哦！哦！哦！』的聲音。他注意諦聽了；這悲呷的鳴聲吸住了他。他就尋聲走到池邊。哦！原來是一隻在趕鵝人底長竿下，被遺落的白鵝。

可憐的動物！你悲鳴着失了伴嗎？爲什麼老是繞着池子，一環又一環地泳着呢？迷失了方向吧！你看，牠是多麼美麗呀，披着一身白羽衣，白得就像遠天的冰雪。那一個嘴，真嫩黃得賽過初春的柳條。還有那兩支不肯停地划着的蹼腳，簡直是兩支新油過藕紅色的槳。牠是這樣泳起來，一環一環地在綠波上劃出銀色的弧。我們的牧童給牠迷住了：『把牠帶回去，飼在院子裏，每天聽牠唱『哦！哦！哦！』』這佔有的念頭使他大大的衝動。於是他學習老太婆飼鵝時那樣的姿勢，把一隻小手伸在空中，一抖一抖地像撒穀粒。嘴裏又『哦！哦！』地呼喚着。他企圖誘牠泳近來，好捉着那兩片白翅膀。

白鵝真的泳近來了。伸長着象牙兒似的頸頸，朝着他鳴叫。像在劫後失散的孩子，在一個大街的轉灣處，偶然碰到了他底被悲傷嚙損了的娘，在哀地訴說悽切的離情。爲着捉住這白鵝，牧童涉到池水裏，這時，白鵝却扭轉了身，一直游了開去，停在池心處，朝着他又悲哀又怨恨的呷叫着。牧童是給深深地蠱惑住！

『小跳！你昏了，涉到水裏幹嗎，忘了娟姑兒會叫替嗎！』這種大的聲音喊住了他涉向池心去的足步。不讓他底纖細的意識的絲來一秒伸縮的時刻，一隻結實的膀子，已抱住他的腰圍，濕漉漉地把他從水裏拉起來，如被鄉下的老太太，驚慌地救起跌在酸米湯缸裏的老母雞。這是一個剛從山上砍完了柴歇工回家的樵夫，他是無意中把牧童從娟姑的蠱惑中救出來。

潛伏在心深處恐怖的意識，乘虛逆襲了過來。『娟姑兒！』孩子悲叫了一聲，不響了。他底臉孔鐵青，兩片嘴唇蒼白得像兩片薄薄的宣紙。看他怯

生生地，畏懼地，重新把眼光投射到池面時，他似風前的白楊般戰顫了。池水是靜靜的連一絲波紋也沒有，落霞在那上面幻着燦爛的紫紅色的光輝，只有幾片枯黃的葉舟，給嵌在這被暮靄渲染了色調的光波上。「白鵝呢？」孩子像掉落了一顆小心兒似的，憂鬱地，哀愁地，掛着一身濕衣褲，沒神沒采地讓樵夫帶回家去。

「沒有這回事，這是一種錯覺，一種迷信，或者是一種傳聞。」你反抗了。

是的，這我同意。但還是讓我講完這故事吧。

村裏傳遍了牧童的故事：這孩子一回家就病倒了。很高的熱度，永遠不會停止的夢囈。他在似睡非睡的朦朧的狀態中，嘴裏不斷『哦！哦！哦！』的囈語着。三天後，山後的墳堆裏多添了個小小的墳墓，一羣山羊失掉了牠們活潑的，果敢的小主人。

村裏的孩子們，都給媽媽用塊糖果，或支竹板約束住了。池邊雖是個很好的去處，却冷靜了起來。再也聽不到孩子們在池邊草地上，做「兵捉盜」那種有趣的遊戲時的歡樂的喊叫；或一聲羊兒細長的咩咩。加以每天迎着朝陽出去，帶着晚霞底餘輝歸來的樵夫們，又常常給池子帶來令人心房抖索的故事。夜裏晚飯過後，順手帶來一條板櫓，大家就在門口乘涼，談話的資料，就自然而然的落在娟姑娘身上，常常總是這樣開始的：

『真的嗎？』一個問。『娟姑兒真會叫替嗎？』

『誰說不是真的，爛舌頭的才向你撒謊話。她做什麼不叫替！替了才可昇天堂啊！你懂嗎？水底是十八層磨難的煉獄。晴天日頭燒着炎熱的火焰，炙在水鬼身上，就甚於下油鑊。雨天噝噝響的雨點，則是刺進她心裏的千枝針，穿過心膀的萬枝箭呀！一針一滴血的，染紅了水上的浮萍，與鯉魚的眼珠子。不是三更半夜，就傳來尖銳的，淒厲的鬼哭嗎！那就是水鬼受不了煎

熬，在哭哭啼啼。」

「那是大前天吧！一個稀薄地迷茫着霧的清晨。我正要去山去，走到池邊，看着一個女人，她披散着頭髮，垂頭在哭泣！大概是意識到有人走來，她連忙抬起頭！呀！嚇死我！你道是誰，正是娟姑兒那女水鬼；她七竅流着般紅的血。「嘯」的一聲，跳下池裏去了……」

「不要說得太可怕了。」

好！我就要結局了。

默默無聞的鄉下的日子，是過得像枝穿空的羽箭那樣的匆促。時間像無情的風雨，朝剝夕蝕地把池子底恐怖の色調沖淡了，漂白了。正是秋風吹垂了白頭的蘆葦，響起一陣陣噝啞底嚙語的晌午，一個遠方來的賣貨郎，肩着兩隻黃木箱子。韻律地「瑟瑟！瑟瑟！」響起手中的小鼓。朝着導向池邊的小徑走來。

『搖鼓的！喂！搖鼓的！』賣貨郎啞住了手中的小鼓，微微抬起低垂的腦袋：噢！他面前坐落着一座新近築好的大宅第，火樣的紅色磚瓦砌成的牆壁，浸浴在淡泊的陽光裏低矮的白石圍牆上，伸出來一枝不知名的嬌豔的花朵。左邊，虛掩着的翠玉色的角門推開了：現出來一個美麗的少女，她拖着一雙繡着高貴的珠子的拖鞋，那一對惺忪着的眼睛，說明她是才從午覺裏醒來。——也許給『蓼蓼蓼』的鼓聲吵醒呢；她一邊招手，一邊嬌聲地：『搖鼓的！喂！搖鼓的！』銀鈴似的叫着。

一道喜悅的閃光，掠上賣貨郎的眉尖。憑着經驗，他很細膩地了解大戶人家的小姐：他們是花啦！粉啦！口紅啦！頂愛修飾的。她們青春的一半光陰，就瘦損在成天凝望着粧鏡！他知道將有一筆好生意做！要是幸運肯向他笑，他還會受到一杯熱茶的款待。就喜洋洋的走進圍牆邊的小門，兩脚正要邁過那油着黑漆的門檻時；『嘯！』人和擔子都陷落到池裏……